

## 一去不归

出门时我手里握着一卷三张纸，中间齐腰叠了两三次。纸上单面印刷了应该在明早背下的一些英文：愤世嫉俗、民族偏见、世界公民。看到标题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这是关于粒度问题的有一个讨论，而且是关于粒度的讨论中最平庸的一种：它甚至没有指出这个问题的本质是关于自我外延的粒度的，而是处在一个粒度的立场，攻击着另一种粒度的立场，就像钟面上的五在嘲笑钟面上的七。

必然会有人像我讽刺这个世界公民一样讽刺我，并把我的讽刺从另一个角度化归成五对七的嘲讽。知道这一件事并不有趣，它不会带来瞬间的开悟，而会连带地告知，那种开悟的感觉，甚至是能够到达开悟的直觉，也和五对七的情感一样脆弱纤细。

这篇英文的密度很低，绕过形式上的骈繁，它武断的本质就像正午大路上撒落一地的盒饭一样，当你在特定的环境下品尝的时候，会觉得它很美妙，但是当它显现成本源的、裸露的样子时，又会觉得它很不堪。它停留在我手里的纸上，很稀释的，不足以支撑一次一去不归的旅程。

我带着诗出走，带着密度最高的文本。一天可以看五百页的小说，五十页的专业课，一天不足看完五行诗。总有东西从诗里出来，把本来应该很快就能结束的阅读中断掉。这种扰乱的因素之形式不停变化，五次翻开看第二行时，可能出现五种不同的要素：有时是一种粗哑嗓音里的寒气，让听到吟念的人衰老，无力看往后的字；有时是干涸的墨囊，使得所有的想无法化为形式，退化成非想；有时是夏天人行道上的樟树浆果痕迹，黏住行人的脚底，把每一步要花的力气提高许多倍，人就只能杵在道上，被淹没在自己的躁动里；有时是前一晚没有合上的窗帘，在第二天早晨昭示着某些我知道，但是我不想回忆起我知道的事情；有时是块碎裂的蝶骨，随着对太阳穴的按压就一直向头内侧凹下去，内侧柔软的组织无力抵抗，就任凭它的碎片侵入、自己的机能被一点点否决。当我发觉了它们的一致性，并且欢快地，舞蹈开始枯萎的四肢时，同样的寒气，从相同的嗓音里，又从诗的第一行出发，萦绕尺桡之间。

要不陷入诗中，就应该以一种批判，而不是共情的态度来看诗。批判是理性的行为，它把对于诗的欣赏化归到所有人都可以拥有的位置，但这也被一些天性中的自私所不容。有的读者不屑这种批判，因为他们自信在自己读诗的过程中所受到的启发独一无二、不可言传、高于理性的，是故也不能用分析的话语具现。但这种读诗人的自私和写诗人的自私相比已经是劣化了的，读诗人拒绝对诗歌的分析，是出于对于诗歌的崇拜，而诗人拒绝的是对现实的分析，出于对现实的崇拜，也就是对感性的有些过度的信任。

理性的想法，如果我确实还有的话，拒绝对于感性的信任，所以它们继而分析、解构一首诗，并从演绎的手法向读者表示：它很不神奇，你也可以写出一样的东西。事到如今，已无法考虑理性的发祥究竟是原理层面的必然，亦或仅仅是社会斗争的结果。这从个别人的思维中孕育出的东西，滋养了人类文明值得被称颂的一切事物，如果要把所有的诗全都销毁，来换取理性科学的进步，我会义无反顾地支持这一举措。

或者不会，理性主义带给我最多的恐惧，如果它确实带给过我的话，也就跟诗带给过我的一样多，如果不是更少的话。既然要把理性主义的影响和诗的影响，

和其他别的什么的影响都转化到感觉的层面而言的话，这些感觉就分不出高下。像是在夜里穿过一条马路，我戴着耳机听不见周围的噪音，目光的注意力集中在脚前面一两米的区域，以预防路上一个突然的凸起打断我的思绪，虽然这种盯视从某种意义上已经阻断了思绪的正常流动。刚走到路的另一侧时，一辆卡车或者巴士迅速地通过我刚过的路口，速度快得好像这里根本没有过红绿灯或者人行横道一样。如果我没有极大地阻碍自己的听觉和视觉，我本来可能提前地预警的。但是我没有预警，直到车辆带动的空气突兀而狂暴地穿过，我像一只在海里发呆的虾，突然发觉有蓝鲸从背后，贴着我游过，准确地说是漂过，它没有摇动鳍，没有造成水涡，甚至没有形成一整个呼吸的波峰波谷。我狭隘的感官也不能完全地体会到它身躯的全貌、遮天蔽日的伟大，但是我清楚地感觉到它经过，贴着我经过，粗糙的表皮几乎触碰到我的脚跟。

这种鲸过的体会将毁灭一只虾的世界观，因为它一直活在虾的世界里，那么必然要为虾的世界寻找合理性，证明虾的必然性。但是它没考虑过，鲸这种东西该怎么融合到自己的理论里，那就只能把它当做世界给定的条件或者前提，不去论证它的合理性和必然性，因为它就是合理的和必然的，不需要论证。

但意识到这一点以后，虾又会开始苦恼，究竟是刚才有一只鲸经过自己的身后，还是自己其实一直被鲸包围，刚才仅仅是一只鲸偶尔觉得厌烦才离开，留下一片同样足以震撼自己的平常？

不过鲸存不存在的问题早在理性萌芽的初期就被讨论了，也还在被一直讨论着，以各种各样不是鲸的形式。诗人也深谙这一点，所以对于自己工作的必要性从不怀疑。但是读诗者，既然在感性的敏锐上不比诗人，自然就在感性的重要性上更容易夸夸其谈，生怕它终究被理性埋没。但这种埋没还没有发生，也无法从现在的世界来判断这种埋没是否在进行的途中，至少因为哪怕是我，哪怕是别的一些野蛮的人，也会很容易地被诗中的寒冷抓住，在没有认定自己读完一首以前合上书，不让自己长久地和诗对峙，以至于被它完全冻结。

当然宏大如理性主义和诗也不过是，当我们谈起自身时，用来解释自己苟且的借口。这样当我把一种没有因果的情绪化为文字时，又给拖延的事务和失败的入眠找到了借口。如果以分析的视角看待，这些文字仅仅是一种无功效的、无结果的、破碎的记忆。但这些记忆，既是感性的碎片，也是理性的残渣，我亲手把它们摆放在一起，摆弄着，无果，就亲眼看着它们各自凋零、破碎，没有任何关联地碎了一地。诗的碎片和理智的箭头散落着，像是对人类毫无认知的某些别的生物试图拼凑人类的骨架一样散开。就这样原封不动地，把这些残渣，按照我选的一个顺序，挨个地记下来，就是这篇文本的全部。

我要去背诵那片拙劣的英文了，这是很无关紧要的小事，但是既然它作为起兴的要素，也就在这片抽象的废墟中占有和其实际价值不符的，很大的比例，故被如是记下。这片丘园里没有诗，哪怕取出其中所有感性的元素，也不足以擦出诗的火星，但是这丘园有它自己的价值，它不是一首被分解的诗，不是诗的温床，它是诗的死胎，记录了某些对诗和诗人的嫉妒、某些被拼凑的比喻、某些对于曾经猛烈的感性经历的不完整的回忆、还有一只巨鲸，像是要催我安眠一样，落过我的脊背、当然还有所有这些对于它的价值的算计本身。

它们将要待在这里，无序地，因而也不会再进一步更破碎地，冷眼旁观一些没有做出的，或是已经做出了的、不能悔改的尝试。将不会有人再到这片丘墟，连同从这里离开的人，其人素白的文贲被丢弃在更大的方圆里。